元史/卷15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一百五十三 ◄

元史卷一百五十四
列傳第四十一

► 卷一百五十五

洪福源　鄭鼎　李進　石抹按只　謁只里　鄭溫

洪福源〈俊奇　君祥　萬〉

洪福源，其先中國人，唐遣才子八人往教高麗，洪其一也。子孫世貴於三韓，名所居曰唐城。父大宣，以都領鎮麟州，福源為神騎都領，因家焉。歲丙子，金源、契丹九萬餘眾竄入高麗。丁丑九月，奪江東城池據之。戊寅冬十二月，太祖命哈赤吉、扎剌將兵追討，大宣迎降，與哈赤吉等共擊之，降其元帥趙（忠）〔冲〕。[1]壬午冬十月，又遣着古與等十二人窺覘納款虛實，還，遇害。

辛卯秋九月，太宗命將撒里答討之，福源率先附州縣之民，與撒禮塔併力攻未附者，又與阿兒禿等進至王京。高麗王暾乃遣其弟懷安公請降，[2]遂置王京及州縣達魯花赤七十二人以鎮之，師還。壬辰夏六月，高麗復叛，殺所置達魯花赤，悉驅國人入據江華島，福源招集北界四十餘城遺民以待。秋八月，太宗復遣撒禮塔將兵來討，福源盡率所部合攻之，至王京處仁城，撒禮塔中流矢卒，其副帖哥引兵還，唯福源留屯。

癸巳冬十月，高麗悉眾來攻西京，屠其民，劫大宣以東。福源遂盡以所招集北界之眾來歸，處於遼陽、瀋陽之間，帝嘉其忠。甲午夏五月，特賜金符，為管領歸附高麗軍民長官，仍令招討本國未附人民。又降旨諭高麗之民，有執王暾及元搆難之人來朝者，與洪福源同於東京居之，優加恩禮擢用，若大兵既加，拒者死，降者生，其降民令福源統之。

乙未，帝命唐古拔都兒與福源進討，攻拔龍崗、咸從二縣，鳳、海、洞三州山城及慈州，又拔金山、歸、信、昌、朔州。[3]己亥春二月，入朝，賜以鎧甲弓矢，及金織文段、金銀器、金鞍勒等。乙巳，定宗命阿母罕將兵與福源共拔威州平虜城。辛亥，憲宗即位，改授虎符，仍為前後歸附高麗軍民長官。癸丑，從諸王耶虎攻禾山、東州、春州、三角山、楊根、天龍等城，拔之。甲寅，與扎剌台合兵攻光州、安城、忠州、玄（鳳）〔風〕、[4]珍原、甲向、玉果等城，又拔之。

戊午，福源遣其子茶丘從扎剌台軍，會高麗族子王綧入質，陰欲併統本國歸順人民，譖福源于帝，遂見殺，年五十三。後贈嘉議大夫、瀋陽侯，謚忠憲。子七人，俊奇、君祥最知名。

俊奇小字茶丘，福源第二子也。幼從軍，以驍勇受知，世祖嘗以小字呼之。中統二年秋，茶丘雪父冤，世祖憫之，詔諭之曰：「汝父方加寵用，誤絓刑章，故於已廢之中，庸沛維新之澤。可就帶元降虎符，襲父職，管領歸附高麗軍民總管。」

至元六年，高麗權臣林衍叛。冬十一月，詔以其軍三千從國王頭輦哥討平之，遷江華島所有臣民，復歸王京。十二月，帝命茶丘率兵往鳳州等處，立屯田總管府。八年二月，入朝，賜鈔百緡。林衍餘黨裴仲孫等，立高麗王禃親屬承化侯為王，引三別抄軍據珍島以叛。五月，茶丘奉旨，偕經略使欣都進兵討之，破其軍，殺承化侯，其黨金通精率餘眾走躭羅。帝遣侍衛親軍千戶王岑，與茶丘議征取之策，茶丘表陳：「通精之黨，多在王京，可使招之，招而不從，擊之未晚。」從之。俄奉旨往羅州道監造戰船，且招降躭羅，茶丘得通精之姪金永等七人，俾招之，通精不從，留金永，餘盡殺之。十年，詔茶丘與欣都率兵渡海，擊破躭羅，獲通精，殺之，悉免其脅從者，高麗始平。

十一年，又命監造戰船，經營日本國事。三月，授昭勇大將軍、安撫使，高麗軍民總管如故。己卯，命茶丘提點高麗農事。八月，授東征右副都元帥，與都元帥忽敦等領舟師二萬，渡海征日本，拔對馬、一岐、宜蠻等島。十四年正月，授鎮國上將軍、東征都元帥，鎮高麗。二月，率蒙古、高麗、女直、漢軍，從丞相伯顏北征叛臣只魯瓦歹等。四月，至脫剌河，猝與賊遇，茶丘突陣無前，伯顏以其勇聞，賜白金五十兩、金鞍勒、弓矢。

十七年，授龍虎衞上將軍、征東行省右丞。十八年，與右丞欣都將舟師四萬，由高麗金

州合浦以進，時右丞范文虎等將兵十萬，由慶元、定海等處渡海，期至日本一岐、平戶等島合兵登岸，兵未交，秋八月，風壞舟而還。十九年十月，命茶丘於平灤黑堝兒監造戰船七百艘，以圖後舉。二十一年十一月，復授征東行省右丞。二十三年，命往江浙等處遣漢人復業。

二十四年，乃顏叛，車駕親征，賜以翎根甲、寶刀，命率高麗、女直、漢軍扈從。猝遇乃顏騎兵萬餘，時茶丘兵不滿三千，眾有懼色，茶丘夜令軍中，多裂裳帛為旗幟，斷馬尾為旄，掩暎林木，張設疑兵，乃顏兵大驚，以為官兵大至，遂降。帝聞之，厚加旌賞，凱還，授遼陽等處行尚書省右丞。二十七年，以疾辭。

叛王哈丹等竄入高麗，侵撓其國西京，距遼陽二千里皆騷動，中書省特起茶丘鎮遼左，帝遣閽里台孛羅兒賜以金字圓符，命茶丘以便宜行事。二十八年，以疾卒，年四十八。子四人，長曰萬。

君祥小字雙叔，福源第五子也。年十四，隨兄茶丘見世祖于上京，帝悅，命劉秉忠相之，秉忠曰：「是兒目視不凡，後必以功名顯，但當致力于學耳。」令選師儒誨之。至元三年，籍高麗民三百人為兵，令君祥統之。從禿花禿烈、伯顏等軍，築萬壽山，復從開通州運河。帝親諭之曰：「爾守志忠勤，朕所知也。」帝嘗坐便殿，閱江南、海東輿地圖，欲召知者詢其險易，左丞相伯顏、樞密副使合達以君祥應旨，奏對詳明，帝悅，酌以巨觥。顧謂伯顏曰：「是兒，遠大器也。」

六年，林衍叛，從頭輦哥征之。八年，戍河南。九年，掠淮西，破其大凹城。十年，從元帥孛魯罕襲淮東之〔射〕陽湖，[5]俘其男女牛馬。

十一年，入朝。帝命伯顏伐宋，朝議以宋之兵力多聚兩淮，聞我欲渡江，彼必移師拒守，遂命右衞指揮使禿滿歹，率輕銳二萬攻淮安，以牽制之，君祥以蒙古漢軍都鎮撫從行。後伯顏既渡江，帝命禿滿歹還軍蕭縣。時君祥奉使伯顏軍中，宋黃州制置使陳奕降，其子知漣水軍，伯顏遣三十騎往招之，因令君祥入奏，帝曰：「卿可急還，陳知府降，即偕來也。」及與俱入朝，宴勞甚厚。從元帥孛魯罕攻清河，拔之。海州安撫丁順約降，孛魯罕令君祥以聞，時伯顏方朝上京，見君祥，甚喜，遂從南伐。

伯顏克淮安，至揚州，分兵攻淮西。宋制置夏貴遣牛都統以書抵伯顏曰：「諺云：殺人一萬，自損三千。願勿廢國力，攻奪邊城，若行在歸附，邊城焉往。」伯顏遣君祥以牛

都統入見，留三日，還軍中。仍傳旨諭伯顏曰：「事難遙度，宜臨機審圖之。」伯顏師次鎮江，諜報有宋洪都統者，為都督府將，伯顏謂君祥曰：「汝同姓，可往招致也。」洪都統即欣然來見，君祥因厚遇之。師進，次臨平山，距臨安五十里，洪都統來報曰：「宋丞相陳宜中、殿帥張世傑皆已逃去，惟三宮未行，宜早定計，以活生民。」伯顏遂令洪都統護宋三宮，令君祥隨之。宋降，陞武略將軍、中衛親軍千戶。十五年，命簽江南民兵。還，陞明威將軍、中衛親軍副都指揮使。十七年，進昭勇大將軍。十九年，授樞密院判官。二十三年，轉昭武大將軍、同僉樞密院事。

二十四年，乃顏叛，從世祖親征。每駐蹕，君祥輒以兵車外環為營衛，布置嚴密，帝嘉之。凱還，加輔國上將軍。類次車駕起居，為東征錄。二十八年，授遼陽行省右丞，用樞密院留，復居舊職。俄加集賢大學士，依舊同僉樞密院事。議者欲自東南海口辛橋開河合灤河，運糧至上都，奉旨與中書右丞阿里相其利害，還，極言不便，罷之。復奉使高麗，還，改僉書樞密院事。

成宗即位，詔裁減久任官，知樞密院暗伯等奏：「君祥在樞密十六年，最為久者。」帝曰：「君祥始終一心，可勿遷也。」大德二年，詔使高麗，臺臣劾君祥以他事，中道追回，已而事罷。三年，奉使江浙，問民間疾苦。使還，退居昌平之皇華山，絕口不論時事者五年。

大德九年，擢司農，俄拜中書右丞。十年春，改江浙行省右丞。秋，改遼陽右丞，請於朝：宜新省治，增巡兵，設儒學提舉官、都鎮撫等員，以興文化，修武備。事未成，會武宗即位，徵為同知樞密院事，進榮祿大夫、平章政事，商議遼陽等處行中書省事，改遼陽行省平章政事，俄改商議行省事。至大二年卒。子邁，奉訓大夫、同知開元總管府事。

萬小字重喜。至元十三年，入宿衛。十八年，襲職，為懷遠大將軍、安撫使、高麗軍民總管，仍佩父茶丘所佩虎符。

二十四年，乃顏叛，率兵征之。六月，至撒里禿魯之地，同都萬戶闍里鐵木兒，與乃顏將黃海戰，大敗之。又從世祖與塔不台戰，又敗之。是月，至乃顏之地，奉旨留蒙古、女直、漢軍鎮哈剌河。復選精騎扈駕，至失剌斡耳朵，從御史大夫玉速帖木兒討乃顏。七月，至扎剌麻禿，與金家奴戰，敗之，追至蒙可山、那兀江等處，遂平金家奴、塔不台等。九月，師還。

哈丹、八剌哈赤再叛，十月，重喜從諸王愛牙哈赤、平章塔出、都萬戶闍里鐵木兒征之。十二月，次木骨不剌。時諸王脫歡、監司脫台以兵四千餘人與其黨戰，稍却，重喜率騎兵援之，冒鋒陷陣，大破其眾。又從諸王乃蠻〔帶〕、[6]愛牙哈赤、平章薛闍干，與叛王兵戰于兀朮站，[7]又戰于黑龍江，又戰于貼滿哈處，[8]皆敗之。二十五年，重喜又從玉速帖木兒出師，五月，至貼列可，與哈丹禿魯干戰，獲功。至木骨兒抄剌，又戰。八月，至貴列河，重喜率兵先涉與戰，勝之。十月，又從玉速帖木兒往征木八蘭。十二月，與古土禿魯干戰，克之。二十七年六月，賜白金五十兩、甲一襲。九月，至禪春，與哈丹禿魯干戰。二十八年二月，從平章薛闍干至高麗青州。五月，與哈丹戰八日，又戰，大敗之。六月，班師，授昭勇大將軍，佩三珠虎符，職如故。十月，薛闍干以重喜入朝，且以其功聞，帝嘉之，賜玉帶一、白金五十兩，授龍虎衞上將軍、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右丞。

二十九年，仍佩元降虎符，總管高麗、女直、漢軍萬戶，兼安撫使、高麗軍民總管。六月，改資德大夫、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右丞。大德十年，以其叔父君祥代之。十一年，武宗即位，重喜朝于上都。七月，復授遼陽行省右丞。至大二年，謫漳州，行至杭，遇赦而止。明年卒。子滋，襲爵。

鄭鼎〈〔制宜〕〉[9]

鄭鼎，澤州陽城人。幼孤，能自立，讀書曉大義，不妄言笑。既長，勇力過人，尤善騎射。初為澤、潞、遼、沁千戶。歲甲午，從塔海紺不征蜀，攻二里散關，屢立戰功，還屯秦中。未幾，宋將余侍郎燒絕棧道，以兵圍興元，鼎率眾修復之，破宋兵，解興元之圍。乙巳，遷陽城縣軍民長官。

庚戌，從憲宗征大理國，自六盤山經臨洮，下西蕃諸城，抵雪山，山徑盤屈，舍騎徒步，嘗背負憲宗以行。[10]敵據扼險要，鼎奮身力戰，敵敗北，帝壯之，賜馬三匹。至金沙河，波濤洶湧，帝臨水傍危石，立馬觀之。鼎諫曰：「此非聖躬所宜。」親扶下馬，帝嘉之。俄圍大理，晝夜急攻，城陷，禽其主，大理平。師還，命鼎居後。道經吐蕃，全軍而歸。辛亥，入朝，[11]帝問以時務，鼎敷對詳明，帝嘉納之，賜名曰也可拔都。

己未，賜白金千兩。從世祖南伐，攻大勝關，破之。繼破臺山寨，禽其守者胡知縣。乘勝獨進，前陷泥淖，遇伏兵突出葭葦間，鼎奮擊，連殺三人，餘眾遁去。帝急召鼎還，

使者以聞，帝曰：「為將當慎重，不可恃勇輕進。」遂分畀衛士三百人，以備不虞，且戒之曰：「自今非奉朕命，毋得輕與敵接。」秋九月，帝駐蹕江澨，命諸將南渡，先達彼岸者，舉烽火為應，鼎首奪南岸，眾軍畢渡。進圍鄂州，戰益力。別攻興國軍，遇宋兵五千，力戰破之，擒其將桑太尉，責以懦怯，不忠所事，斬之。

中統元年，以功遷平陽、太原兩路萬戶。阿藍答兒、渾都海之亂，鼎分率本道兵討之。二年，詔鼎統征西等軍，戍雁門關隘。遷河東南、北兩路宣撫使。三年，改授平陽太原宣慰使。至元三年，遷平陽路總管。是歲大旱，鼎下車而雨。平陽地狹人眾，常乏食，鼎乃導汾水，溉民田千餘頃，開潞河鵬黃嶺道，以來（天）〔上〕黨之粟。[12]修學校，厲風俗，建橫澗故橋以便行旅，民德之。

七年，改僉書西蜀四川行尚書省事，將兵巡東川。過嘉定，遇蜀兵，與戰江中，擒其將李越，悉獲戰船。八年五月，改軍前行尚書省事。十一年，從伐宋。十二年，鎮黃州。夏四月，改授淮西宣慰使。十三年，加昭毅大將軍，賜白金五百兩。

十四年，改湖北道宣慰使，移鎮鄂州。夏五月，蘄、黃二州叛，鼎將兵討之，戰于樊口，舟覆溺死，年六十有三。十七年，董文忠等奏：「鄭也可拔都遇害，其叛人家屬物產，宜悉與其子納懷。」帝從之。贈中書右丞，謚忠毅。後加贈宣忠保節功臣、平章政事、柱國，追封潞國公，謚忠肅。子制宜。

制宜小字納懷，性聰敏，莊重有器局，通習國語。至元十四年，襲父職太原、平陽萬戶，仍戍鄂州。時鄂闕守，俾攝府事。十九年，朝廷將征日本，造樓船何家洲。洲地狹，眾欲徙旁居民，制宜不從，改授寬地，居民德之。城中屢災，或言于制宜曰：「恐姦人乘間為變，宜捕其疑似者，痛治之。」制宜曰：「吾但嚴守備而已，奈何濫及無辜！」不笞一人，災亦遂息。有盜伏近郊，晨暮剽劫，流言將入城。俄有數男子自城外至，顧盼異常，制宜命吏縛入獄，問之無驗，行省疑其非，將釋之，不從。明日，再出城東，遇一人，乘白馬，貌服殊異，制宜叱下，訊之，乃與前數男子同為盜者，遂正其罪，一郡帖然。

二十四年，扈駕東征乃顏，請赴敵自效。帝顧左右曰：「而父歿王事，惟有一子，毋使在行陣。」制宜請愈力，乃命從月兒呂那顏別為一軍，以戰功授懷遠大將軍、樞密院判官。明年，車駕幸上都。舊制：樞府官從行，歲留一員司本院事，漢人不得與。至是，以屬制宜。制宜遜辭，帝曰：「汝豈漢人比耶！」竟留之。二十八年，遷湖廣行省參知

政事，陛辭，帝曰：「汝父死王事，賞未汝及。近者，要束木伏誅，已籍沒其財產人畜，汝可擇其佳者取之。」制宜對曰：「彼以贓敗，臣復取之，寧無污乎！」帝賢其所守，賜白金五千兩。未幾，徵拜內臺侍御史。安西舊有牧地，圉人恃勢，冒奪民田十萬餘頃，訟于有司，積年不能理。制宜奉詔而往，按圖籍以正之，訟由是息。

三十年，除湖廣行樞密副使。湖南地闊遠，羣寇依險出沒，昭、賀二州及廬陵境，民常被害。制宜率偏師徇二州，道經廬陵永新，獲首賊及其黨，皆殺之。茶鄉譚計龍者，聚惡少年，匿兵器為姦，既捕獲，其家納賂以緩獄事，制宜悉以勞軍，斬計龍于市，自是湖以南無復盜賊。元貞元年，有制：行樞密院添置副使一員，與制宜連署。制宜以員非常設，先任者當罷。俄入朝，特授大都留守，領少府監，兼武衛親軍都指揮使，知屯田事。

大德八年，[13]晉地大震，平陽尤甚，壓死者眾，制宜承命存恤，懼緩不及事，晝夜倍道兼行，至則親入里巷，撫瘡殘，給粟帛，存者賴之。成宗素知其名，眷遇殊厚，每侍宴，輒不敢飲，終日無惰容，帝察其忠勤，屢賜內醞，輒持以奉母，帝聞之，特封其母蘇氏為潞國太夫人。十年，制宜以疾終，年四十有七。贈推忠贊治功臣、銀青榮祿大夫、平章政事，追封澤國公，謚忠宣。子阿兒思蘭嗣。

李進

李進，保定曲陽人。幼隸軍籍，初從萬戶張柔屯杞之三叉口，時荊山之西九十里曰龍岡者，宋境也。歲庚戌春，張柔引兵築堡岡上。會淮水汎漲，宋以舟師卒至，主帥察罕率軍逆戰，進以兵十五人載一舟，轉鬬十餘里，奪一巨艦，遂以功陞百戶。

戊午，憲宗西征，丞相史天澤時為河南經略大使，選諸道兵之驍勇者從，遂命進為總把。是年秋九月，道由陳倉入興元，度米倉關，其地荒塞不通，進伐木開道七百餘里。冬十一月，至定遠七十關，其關上下皆築連堡，宋以五百人守之，巴渠江水環堡東流。天澤命進往關下說降之，不從。進潛視間道，歸白天澤曰：「彼可取也。」是夜二鼓，天澤遣進率勇士七十人，掩其不備，攻之，脫門樞而入者二十人。守門者覺，拔刀拒之，進被傷，不以為病。懸門俄閉，諸軍不得入，進與二十人力戰，殺傷三十人。後兵走上堡，進乃毀懸門，納諸軍，追至上堡，殺傷益眾，宋兵不能敵，棄走。夜將旦，進遂得其堡，守之，關路始通，諸軍盡度。進以功受上賞。

己未春二月，天澤兵至行在所，圍合州釣魚山寨。夏五月，宋由嘉陵江以舟師來援，始大戰三槽山西。六月，戰山之東，有功。秋七月，宋兵戰艦三百餘泊黑石峽東，以輕舟五十為前鋒，北軍之船七十餘泊峽西，相距一里許。帝立馬東山，擁兵二萬，夾江而陣，天澤乃號令於眾曰：「聽吾鼓，視吾旗，無少怠也。」頃之，聞鼓聲，視其旗東指，諸軍遂鼓譟而入，兵一交，宋前鋒潰走，戰艦繼亂，順流縱擊，死者不可勝計。帝指顧謂諸將曰：「白旗下服紅半臂突而前者，誰也？」天澤以進對，賞錦衣、名馬。八月，又戰浮圖關，前後凡五戰，皆以功受上賞。

世祖即位，入為侍衞親軍。中統二年，宣授總把，賜銀符。三年，從征李璮有功。至元八年，領兵赴襄陽。十二年，從略地湖北、湖南。宋平，以兵馬使分兵屯鄂州。十三年，領軍二千，屯田河西中興府。十四年，加武略將軍，陞千戶。十五年，移屯六盤山，加武毅將軍，賜金符。十七年，陞明威將軍、管軍總管。十九年，賜虎符，復進懷遠大將軍，命屯田西域別石八里。

二十三年秋，海都及篤娃等領軍至洪水山，進與力戰，眾寡不敵，軍潰，進被擒。從至撏八里，遁還。至和州，收潰兵三百餘人，且戰且行，還至京師，賞金織紋衣二襲、鈔一千五百貫。二十五年，授蒙古侍衞親軍都指揮使司僉事。明年，改授左翼屯田萬戶。元貞元年春，卒。

子雯，襲授武德將軍、左翼屯田萬戶，佩虎符。皇慶二年，加宣武將軍。延祐六年，仁宗念其父進嘗北征被掠，特賜雯中統鈔五百錠以恤之。泰定元年春，以疾辭。子朵耳只襲。

石抹按只

石抹按只，契丹人，世居太原。父大家奴，率漢軍五百人歸太祖。歲戊午，按只代領其軍，從都元帥紐璘攻成都。時宋兵聚於（虛）〔靈〕泉，[14]按只以所部兵與戰，大敗之，殺其將韓都統。又從都元帥按敦攻瀘州，按只以戰艦七十艘至馬湖江，宋軍先以五百艘控扼江渡，按只擊敗之。時宋兵於沿江撤橋據守，按只相地形，造浮橋，師至無留行。宋欲撓其役，兵出輒敗，自馬湖以達合江、涪江、清江，凡立浮橋二十餘所。及四川平，浮橋之功居多。

己未，宋以巨艦載甲士數萬，屯清（河）〔江〕浮橋，[15]相距七十日。水暴漲，浮橋

壞，西岸軍多漂溺，按只軍東岸，急撤浮橋，聚舟岸下，士卒得不死，又援出別部軍五百餘人。先鋒奔察火魯赤以聞，憲宗遣使慰諭，賞賜甚厚。敍州守將橫截江津，軍不得渡，按只聚軍中牛皮，作渾脫及皮船，乘之與戰，破其軍，奪其渡口，為浮橋以濟師。中統三年，授河中府船橋水手軍總管，佩金符，以立浮橋功也。

至元四年，從行省也速帶兒攻瀘州，按只以水軍與宋將陳都統、張總制戰于馬湖江，按只身被二創，戰愈力，敗之。六年正月，也速帶兒領兵趨瀘州，遣按只以舟運其器械、糧食，由水道進。宋兵復扼馬湖江，按只擊敗之，生獲四十人，奪其船五艘，復以水軍一千，運糧於眉、簡二州，軍中賴之。九年，從征建都蠻，歲餘不下，按只先登其城，力戰，遂降之。軍還，道病卒。行省承制以其子不老代領其軍。

不老從攻嘉定，以巨艦七十艘載勇士數千人，據其上流，於府江紅崖灘造浮橋以渡。十二年，嘉定降，宋將鮮于都統率眾遁，不老追至大佛灘，盡斃之。行院汪田哥攻取紫雲、瀘、敍等城，[16]不老功最多。及諸軍圍重慶，不老先以戰艦三百艘列陣於觀灘，絕其走路。十三年，領隨翼軍五百人，會招討藥剌海，豎柵於白水江岸以為備。不老乘夜襲宋軍，直抵重慶城下，攻千斯門，宋軍驚潰，溺死者眾，生擒三十餘人，獲其旗幟甲仗以獻。宋涪州守將率舟師來援，不老擊敗之於廣陽垻，生獲六十餘人，奪其船十艘。十四年，從攻瀘州，不老勒所部兵攻神臂門，蟻附以登，斬首五十級。明日復戰，破之。十五年，復攻重慶太平門，不老先登，殺其守陴卒數十人，宋都統趙安以城降，總管黃亮乘舟遁，不老追擒之，及其兵士五十人，奪戰艦五十艘。

十六年，命襲父職，為懷遠大將軍、船橋軍馬總管，更賜金虎符，兼夔路（守鎮）〔鎮守〕副萬戶。[17]十八年，大小盤諸峒蠻叛，命領諸翼蒙古、漢軍三千餘人戍施州，既而蠻酋向貴、誓用等降，其餘峒蠻之未服者悉平，遂以為保寧等處萬戶。

謁只里

謁只里，女直人也。大父昔寶味也不干，登金進士第，金亡，歸太宗。謁只里幼穎悟，能記誦，及長，以孝友聞。事世祖潛邸，得備宿衞。中統初，命參議陝西行樞密院事，以商挺佐之。比行，入奏曰：「關陝要地，軍務非輕，阿脫仰剌國之元臣，陛下方委任之，伏慮臨時議論不協，必誤大計，儻有異同，臣請得以上聞。」帝可其奏，賜宴而遣之。未幾，改行省斷事官，復入宿衞。李璮平，朝議選宿衞之士監漢軍，謁只里佩虎符，監軍於毗陽。

至元七年，命為監戰，以所領諸軍圍襄陽，築一字堡以張軍勢，一時名將唆都、劉國傑、李庭等皆隸麾下。攻樊城，率其軍先登，破之，所受賞賜，悉分將士。十一年，從丞相伯顏次郢州，將數騎而出，與宋兵遇，有部卒墮馬，為其所得，謁只里單騎橫戈，直入其軍，取之以還，因殺獲四人。時糧儲不繼，諸將以為憂，謁只里乃西攻江陵龍灣堡，取其粟萬石，眾賴以濟。元兵東下，宋將夏貴迎戰於陽邏洑，伯顏未至，眾欲少俟之，謁只里曰：「兵貴神速，機不可失，宜及其未定而擊之。」遂直前衝貴軍，獲戰船百餘，貴敗走。伯顏上其功，加定遠大將軍。

十二年，攻常州，謁只里造雲梯繩橋以登，遂克之。奉省檄徇安吉諸州，皆下。十三年，宋降，伯顏命謁只里監守其宮，號令嚴肅，秋毫無犯。入朝，錄功，遷昭勇大將軍。未幾，拜鎮國上將軍、浙東宣慰使，鎮守紹興。十九年卒，年四十二。

子亦老溫，襲為萬戶，累遷江東廉訪使；脫脫，淮東宣慰使。

鄭溫

鄭溫，真定靈壽人。初從中書粘合南合南征，有功，為合必赤千戶。從丞相史天澤，為新軍萬戶鎮撫。憲宗征西川，溫四月不解甲，天澤以溫見，具言其功，帝曰：「朕所親見也。」賜名也可拔都，賞以鞍勒。還至閬州，奉旨分軍守邏青居、釣魚等山，天澤命溫統四千人，警邏釣魚山。

中統元年，佩金虎符，為總管。三年，李璮叛，詔溫以軍還討。至濟南，大軍圍其城，賊將楊拔都等乘夜斫營，溫力戰至黎明，賊退，諸王哈必赤、丞相史天澤厚賞之。七月，城破，命溫率兵三千，往定益都。以功復受上賞，命為侍衞親軍總管。

至元六年，進懷遠大將軍、右衞副都指揮使。九年，詔溫統蒙古、漢人、女真、高麗諸部軍萬人，渡海征躭羅，平之。十二年，陞右衞親軍都指揮使，率三衞軍萬人，從攻岳州、江（州）〔陵〕、[18]沙市、潭州，皆有功，平章阿里海涯賞銀十錠。十四年，入朝，遷昭勇大將軍、樞密院判官。

十八年，改輔國上將軍、江淮行省參知政事。杭民饑，出米二十萬石糶之。俄賜以常州官田三十頃。二十二年，召還。二十三年，陞江浙左丞，命以新附漢軍萬五千，於淮安

雲山（泉）〔白水〕塘立屯田。[19]二十八年卒，年八十一。

子欽，利用監丞；釭，榷茶都運使；銓，右衞親軍千戶；鏞，袁州路判官。

校勘記

↑ 趙（忠）〔冲〕　據本書卷二〇八高麗傳改。按高麗史卷一〇三有趙冲傳。

↑ 懷安公　見卷二校勘記[一]。

↑ 又拔金山歸信昌朔州　按高麗史卷五八地理志，龜州與昌、朔州同屬安北大都護府；信州與前文之鳳州皆屬黃州牧。又按同書卷二三高宗世家。蒙古軍于丙申年侵入慈、朔、龜、黃等州。疑此處「歸」當作「龜」。

↑ 玄（鳳）〔風〕　見卷三校勘記[一三]。

↑ 〔射〕陽湖　按本書卷四世祖紀中統元年六月乙巳條、卷二〇六李璮傳均作「射陽湖」，據補。湖在淮南府南。蒙史已校。

↑ 諸王乃蠻〔帶〕　據本書卷一五、一六世祖紀至元二十六年六月庚申、閏十月癸未、二十七年十二月乙未、卷二二武宗紀至大元年七月壬午條補。按此即壽王，卷一〇七宗室世系表作「乃蠻台」、卷一〇八諸王表作「乃蠻歹」，卷一二一博羅歡傳作「乃馬帶」，卷一三一伯帖木兒傳作「乃麻歹」。

↑ 兀朮站　按本書卷一三一伯帖木兒傳作「斡麻站」，疑此處「朮」為「木」之誤。

↑ 貼滿哈　按本書卷一三一伯帖木兒傳「貼滿哈」作「帖麥哈必兒哈」，此處有脫文。此名蒙古語，義為「駝肋」。

↑ 〔制宜〕　據本書原目錄補。

↑ 庚戌從憲宗征大理國〈至〉背負憲宗以行　按本書卷四世祖紀，蒙古征大理在癸丑年，蒙史改「庚戌」為「癸丑」，疑是。又考異云：「意者，世祖征大理時，鼎實在行間，

史家誤以為從憲宗耳。」此處史文有誤。

↑ 辛亥入朝　按元憲宗元年辛亥，為憲宗三年癸丑攻大理之前二年，而此云鄭鼎入朝在攻大理之後。「辛亥」誤，蒙史刪。

↑ （天）〔上〕黨　從道光本改。按本書卷五八地理志，平陽路潞州古稱上黨，元時屬縣亦有上黨，與此處史文地望全符。

↑ 大德八年　清容集卷三二鄭制宜行狀及本書卷五〇五行志均作「七年」，道光本改「八」為「七」，是。

↑ （虛）〔靈〕泉　據本書卷一二九紐璘傳改。蒙史已校。

↑ 清（河）〔江〕　蒙史改作「清江」，並注云：「即遂寧之清江，舊誤清河。」從改。

↑ 汪田哥　按汪田哥死於元憲宗末年。傳此處敍元世祖至元十二年事，「田哥」二字誤，蒙史改作「惟正」。

↑ （守鎮）〔鎮守〕副萬戶　據本書多見之文改。蒙史已校。

↑ 從攻岳州江（州）〔陵〕　按本書卷八世祖紀至元十二年四月丁未條、卷一二八阿里海牙傳，此役所下者為江陵，與江州無涉，據改。蒙史已校。

↑ 淮安雲山（泉）〔白水〕塘　據本書卷八七百官志所見「雲山白水」改。按本書卷五九地埋志、卷一〇〇兵志、卷一六九謝仲溫傳及元文類卷四一經世大典序錄屯田皆有淮安路「白水塘」。

此明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